



木札岭的秋天

□飞鸿

城里的蝉鸣

□葛亚夫

城里不乏声音,但它的声音与众不同,就如同走在街头,忽然有人喊你的乳名。

哦,是蝉鸣!我心头一颤,循声望去,广场边长满了法国梧桐,不知是水土不服,还是营养不良,它们多是叶黄枝瘦。我却找不到那只蝉,它太会隐藏了,甚至连那些蝉鸣如沸的旧时光,也一起藏得无影无踪。

寻不见,我就坐在树下听,蝉鸣尖锐,急促,烦躁。在城里,蝉似乎也有了城里人的属性,和乡下的蝉不同,没有了自在和从容,只有焦灼和惶恐,那歇斯底里的鸣叫,更接近一个人孤立无助的号啕。蝉鸣一声急过一声,我的心一阵紧过一阵。

天色渐晚,梧桐树对面的楼房亮起淡淡的灯光。KTV、饭店和休闲会所前,各色车辆如蝉蛹般蠕动,最后停住,一群人衣着光鲜地走出来。有时候,人真的很像蝉,但蝉从不像人。

三年的黑暗,三个月的光明,这就是蝉的一生。我环顾四周,没有泥土,只有水泥地,蝉蛹从哪里能破土而出?这只蝉来自哪里呢?只有乡村。或许它趴在哪个农民的扁担上睡了个懒觉,一早就被挑进了城,醒来时,却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也许……

我曾碰见一个大爷,他往饭店里送蝉蛹。他说,一晚上捉的蝉蛹,能卖上百十块钱。我把钱折合成蝉蛹,是四百只!他说,村里人都在捉蝉蛹。全村就算五百人,每天能捉二十万只蝉蛹。中国有多少乡村啊!城市的胃口有多大啊!

或许,某只蝉蛹侥幸地逃出来,才有了这只蝉。只是,它眼前的世界,和它的故乡,没有一丝吻合。于是,它像个迷路的孩子,尖厉地叫起来。或许,应该是在哭吧?

不知何时,树下站满了人,和我一样,尽管看不见那只蝉,还是奋力地仰着头。我知道,不只是蝉,还有大片与蝉鸣相关的光,引得他们翘望。在人前,他们可能是领导、白领、精英,但在蝉鸣下,他们变回虔诚的膜拜者。

或许,我们都是那只误入城市的蝉,那遗失的蝉蜕和蝉鸣,是故土的亲人和乡音。

我想起父亲,他一直为我的城市户口耿耿于怀。我以为他是想多分点儿地,就劝他,没有地,我也能养活自己。他淡淡地说,百年后,城里有埋你的地吗?我愕然。父亲种地,也种人生,土地是他生命的源泉,更是他人生的归宿。来和去,像一茬茬庄稼,并行不悖。

父亲也是一只蝉,家是蝉蜕,坟也是,它们盛放着他的今生和来世。

蝉鸣忽地停住,一只蝉就这样销声匿迹。它能找到回家的路吗?它太会隐藏了,但是如果连自己都找不到,该是怎样的悲伤啊!

人群散去,在城里,每人都有个家等着他回去。我羡慕起父亲来,村庄里有个家等着他的今生,田地里还有个家,等着他的来世。

我揉揉酸痛的脖子,就像那只蝉,无声地消失在城市的夜色里。

“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,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。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,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……”反复听着这首由不同歌手演绎的《传奇》,浮现在我脑海里的却是一片天空,一片秋天的天空。这片天空,就那么安静地悬浮在木札岭的丛林之上,只一眼,就让我再也无法释怀。

是转弯处突然出现的几棵白杨,一片耀眼的金黄;是山崖头忽然映入眼帘的一丛野菊,开出晶莹灿烂的白花;是一枚飘摇脱离枝头的黄叶,轻盈的弧线划出优美的伤感;是乱石堆中淙淙作响的一条溪流,绵绵不绝地缠绕在青山深林之间;是万树丛中火红的霜叶,如一树开在晚秋里的花……木札岭的秋天色彩如此斑斓,意境如此引人入胜,以至于让无数慕名而来的游人在它的怀抱中惊叹、兴奋、激动和忧伤。这一片曾经安静的山岭变得丰富而热烈起来,游人摩肩的身影、恣意的

呼唤、畅怀的笑谈,惊起枝头的灰雀,连草丛里的几只蚂蚱,也扎起了翅膀。

我们就这样从木札岭的山脚下出发,一路释放经年积压的情感,呼出在林立高楼间吸入肺腑的浊气,让山的厚重、水的温柔和百年老树的威严,见证我们渴望自由的心,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需要这些山林的气息与灵感,来拂去我们心上一层层岁月的沧桑。

是不经意间的一次抬头吧,我看到了万树梢头的那一点天空,很蓝,很纯净。但是,置身山间,能够看到的天空总是有限,虽然也掠过一丝感叹,却很快淹没在如诗如画的秋景之中。半山腰的再一次抬头,天空多出许多,依然是那句“好蓝啊”。及至山顶,找一处不至于妨碍行人的地方,站定,长吐一口气,平复一下稍乱的心跳。风,就是在这个时候从长空吹过来的吧,荒草低垂,丛林颌首,群山,沟壑,包括游

人都被裹挟在这一阵拂面清凉的秋风里。迎着风抬头,山河壮阔,雾霭迷蒙,而天空,就那么展现在这一切之上,安静,辽阔,空无一物。

我已经无法把眼睛从这样的天空中移开。它或许没有我在山谷丛林中窥到的那一片天空明艳,也没有洁白轻盈的云朵陪衬,更没有振翅的鸟儿飞过,但我感觉得出它不但吸纳了这群山万壑里秋的灵气,还包容了所有奔赴这秋天而来的心灵,因为此刻,它一如慈母注视着这些在它面前生生不息的生物,然后擎一片神秘的蓝,让它们变得像它一样安静、从容、豁达和仁慈。

比大海更宽广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广的,应该是装进这样一片天空的心灵吧?

木札岭,西风又起,那一片高悬在西风之上的蓝天啊,是游子登高的最终一念吧?九九又重阳,我渴望再上木札岭,再睹那片纯净高远的天空。

秋云

□马亚伟

云,是大自然吐纳的最绮丽的花。千年万载以来,有云旖旎地舒卷着,自然万象便多了几分灵动。云,一朵,是开落着的花;漫天,是变幻着的诗。

应该有一篇文采绚烂的《云赋》,用笔酣畅淋漓,染一纸秀逸的墨痕,龙蛇一般,飞舞盘旋,漫成一幅壮丽的画卷,在浩繁的诗章里,脱颖而出,萦绕千年。可诗词歌赋里,云并没有壮阔的气势。云是自由的,仿佛素色的水袖,轻盈着,飞扬着,变幻着。

秋云,最富变化之美。秋云,飘逸散淡,似乎不愿承载任何厚重的底色,只愿做江边低眉的女子,一身淡雾,信手抖落几笔梦影,自如舒卷。

泰戈尔说:“天空中没留下翅膀的痕迹,但鸟儿已飞过。”秋云,是鸟儿的翅膀,滑过蓝天,没留下踪迹,便自由自在地飘散而去。

秋云,大朵大朵地蓬松着,一丝一丝地飘游着。自在浮云游天远,留得倩影舞蹁跹。你看,一缕闲云,舒卷自如,随心游走。一朵云,就像

一个转动着的万花筒,在不停地变换姿态。

秋云也会像人一样停停走走,飘着飘着,蓦然一回首,挥一挥衣袖,就不见了,只留几缕闲闲的云丝,清远飘逸,如同一位身姿曼妙的佳人绝尘而去,只留下一缕幽香,让人痴痴地冥想。

长久地登高望远,凝视遥远的秋云,渐渐会感到天地辽阔,宇宙苍茫,会使人心灵博大,胸怀欢畅,可以让心灵纯净,有一种超凡脱俗之感。

秋云的自由,在于它的世界是整个天空。它变幻无穷,淡然洒脱,不刻意,不追逐,就那么悠然独自飞舞,舞得风华绝代,为自己,为天空,把生命舞成一朵朵花。

《红楼梦》里有一个秋云一样的女子——湘云,“展眼吊斜晖,湘江水逝楚云飞”。命运多舛的湘云,像一朵飘零的秋云。不论飘到哪里,她的心永远是明澈的,像朗朗的碧空。命运的起伏无常,并不能束缚一颗自由的心。她率真而坦荡,不拘小节,不就是一朵自在的秋云吗?她以云的

姿态生存,不悲戚,不绝望,永远都是舒展自由的。湘云醉眠于石凳上,香梦酣畅,落英缤纷。那一刻,天外,一定是云卷云舒。

作家萧红,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,化作一朵自由的秋云。她在颠沛流离中走遍了大半个中国,并远涉日本。呼兰的天空,注视着她远行的足迹。变幻的云,是她书写的人世百态。“何人绘得萧红影,望断青天一缕霞”,萧红已随云霞而去,深邃高远的天空,留下她的缕缕芳踪。

任何自由的生命,都是站在了蓝天的高度。三毛,又一个属云的女子。撒哈拉广阔的天空,收容了她流浪的脚印,也留下她的一串串传奇。一朵流浪的云,万水千山走遍,不知来路,不记归程,随心而游。她像秋云一样来,又像秋云一样去。她留下的那些文字,一次次与我们贴心地对话。她的灵魂没有走远,她在天空俯瞰着这滚滚红尘。

秋云,以飞翔的姿态,接近蓝天的高度;以自由的翅膀,丈量蓝天的广度。